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十四

宋　章如愚　撰

正史門

東漢類

始末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命伏無忌黄景作諸三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崔寔曹壽等作漢記蔡邕盧傳等續為東

觀漢記晉薛瑩作後漢記司馬彪作續漢書華嶠删東
觀記為後漢書謝沈袁崧皆作後漢書宋范曄集諸家
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
劉昭補成之唐章懐太子賢集當時學者張太安周寳
寧等同注范曄後漢書傳之至今景祐元年余靖王洙
悉取館閣諸本參校嘉祐七年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
字皆作懇字詔國子監劉攽等分手校正　初曄令謝
儼撰志搜次垂畢會曄誅儼悉蠟以覆車一代為恨

曄字蔚宗少好學善為文章為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曄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其畧曰吾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惟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

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内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賛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不自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但恐世人不能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紀吕后稱制班氏次其年月雖與帝紀同編而記其事

迹乃繫於外戚傳於范曄乃升東都諸后盡列諸紀豈以六后臨朝之故耶抑亦末之思也

志食貨國家之本不可不志東漢畧之藝文者一代之典不可或缺而漢志缺焉

志傳班固十志官制獨缺其畧僅見於百官表迨東都至百官而兩都之制始詳班史者漢末清節之士如譙元周黨逸萌之徒特見於王貢序傳而已范史皆傳於獨行逸民之間數子雖湮汩於班氏而卒光明於范史

然則有補於班氏書者多矣

傳范曄增損東漢自謂無慙良史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皆有取而載之傳緘莫大焉史通

蔡邕之女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曄乃列之烈女傳果何見乎史通謂秦嘉之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蔚宗標烈女乃不齒焉又何哉　隗囂從更始公孫述而叛光武而范曄乃為囂辯論且加虛美焉多見其無識也　怪力亂神宣尼不語吞燕卵而生啇啓龍

發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反璧於秦皇圯橋受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自為鬼神傳錄言之不經范曄博采衆書裁成漢典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惜哉

范曄傳儒林而鄭康成一代儒宗乃不與於其間何也蓋康成博通六經傳記非漢儒專門之比蔚宗所以

表而出之雖然康成於經功罪相半章句之繁蕪會合衆說於經固有功矣至於援讖釋經朱紫雜揉於經亦不能無罪也范曄之論乃謂仲尼之門不能過抑又過矣

補注梁劉昭得舊志補注為三十卷　國朝乾興中孫奭欲以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然則附昭注補志於東都正史者其殆乾興之時乎　史通云范曄之删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損

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　唐太宗時章懷太子
等注

三國志類

陳壽字承祚仕蜀為令史蜀亡晉武帝時為著作郎魏
志三十卷紀四傳二十六有后妃諸王有方技有夷狄
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君臣俱謂之傳　史通云先
是魏時魚豢私撰魏畧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
記張勃撰吳録宋文帝嫌三國志簡畧命裴松之兼採

衆書補注其闕初夏侯湛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三國志便壞己草　王通稱壽書細觀之實高簡有法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淳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后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於司馬懿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為貶詞求丁氏米不獲不立儀廙傳之類亦必然也見晁志

陳壽傳壽為著作佐郎撰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

時人稱其善序事有良史才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然不為丁儀立傳又言諸葛將畧非所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元康七年卒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録於是詔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耆舊傳十篇　魏黄初中始命魏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韋誕應璩王沈阮籍等復共撰定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

諱殊非實録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項峻撰吳書孚峻皆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録至少帝時更敕韋耀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為五十五卷至晉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先是魏魚豢私撰魏録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録異聞間出其流甚多　宋文帝以國志載事簡畧乃命裴松之兼采衆書補注其闕由是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月辛未受禪陳志云庚午袁

紀亦云庚午按獻帝紀乙卯始發禪册二十九日登壇
受命又文帝受禪碑亦云辛未受禪陳志表紀誤也按
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為祕書郎廣
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教無關屬辭有所　而陳壽評云
蜀不置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　漢氏之亡天下鼎峙
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
處中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
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没

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相去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　文中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阮逸注云壽變史稱志大抵簡畧存其大義

傳魏次蜀而後繼之以吳魏蜀后妃皆以后稱至吳則曰夫人云　按三國志諸葛誕母丘倫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乃與鍾會同傳其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

義士羞 史通

魏武帝乘時撥亂電掃羣雄二袁劉呂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臧洪陶謙劉虞公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乎

褒貶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誅壽父被髡乃為亮立傳以將畧非所長諸葛瞻輕壽乃言瞻名過其實議者少之

陳壽蜀人

其志黨蜀抑魏按曹公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壽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王終始無瑕可比少康光武壽抑其長攻其所短蓋魏為典午所承蜀乃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虛説劉非安有背曹向劉疏魏親蜀者乎

正統史通云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僞朝遂不遵於常例隋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殊不知以魏為正朔之國

則隋乃僭偽之君攷其大致多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史通　晉桓温覬覦非望鑿齒著晉漢春秋以裁正之起光武終晉愍凡五十四卷於三國時蜀以宗室為正統魏武雖受漢禪尚為簒逆至晉文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習鑿齒傳

又曰吳魏犯順蜀人仗正三格論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目叙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皇帝史通

三國志泰和五年乃書諸葛亮天水正始元年書曹

爽征蜀豈其然乎　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而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蘇文

晉書類

貞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十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勑史官房玄齡等褚遂良許敬宗更加纂録採正典與舊説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為紀十志二

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合為百三十卷晉載紀十六國
傳凡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凡十六國今攷之僅存
十四國曰前趙劉淵後趙石勒前燕慕容廆前秦苻堅
後秦姚萇蜀李特後涼呂光後燕慕容垂西秦伏乞歸
仁北燕馮跋南梁禿髮烏孤南燕慕容德北梁沮渠蒙
遜夏赫連勃勃列之載記凡十有四而涼缺其二蓋前
梁張軌雖處西域實受晉命而臣節不廢而西涼李暠
實唐之祖晉史作於唐世故不敢列之十六國而附之

列傳云　又命李淳風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四人等考正類例多出敬播天文律歷則李淳風為之惟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太宗則自為之當時修史者多文詠之士好採詭異以廣聞見學者譏之江左餘風文多駢四儷六非作史之體故太宗親撰四贊以息浮議故總題曰御撰云　陸機撰三祖紀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王齡有著述才每私錄晉書未及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撰晉書八

十九卷隱雖好著作而辭拙才鈍時干寶亦撰晉紀其書簡畧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編紀兩帝近則惟敘六朝至宋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洽齊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有八家未能盡善乃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書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

釋摘其瑕疵偽迹昭然理難文飾而唐室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魏晉以下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啁嗤少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蟹螯而右盃劉邕榜吏以膳痂齡宋人石載身而損贅其事無纎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特為邪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抃固異乎記

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史通　晉世雜書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恢諧小說神鬼怪物唐朝所撰多採以為書夫以王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終見嗤於君子矣

傳楊王孫裸葬伊籍對吳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僭伊以敏辭辯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晉書有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悖禮亂德若斯

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本無劉畢傳至唐新撰以補前史之缺 並史通

沈約晉書喜造竒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證鄴中學者王邵等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録休文所言唐室作新書不加刪削復載此語 史通

宋書類

元嘉中何承天草創紀傳自後山謙之補承天殘闕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卒史祐孫沖之表求别自

創立為一家言孝建初又勅蘇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有所撰寶山被誅太明中又命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為書其滅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以後至禪遜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始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遂行梁裴子野更刪為宋畧三十卷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由是言宋

史者以裴畧為上沈書次之沈約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聲律此可正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論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　本志兼載晉魏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瑯琊王妃通小吏牛氏事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為非晁志　宋書所載當紀宋事耳沈約惟採諸說號為博洽而志乃載魏晉以來事論者以為失於限斷　按崇文總目鈌趙倫之傳一卷今本有

倫之傳而到彥之傳卷末殘缺　按隋楊松玠八代談藪云沈約修宋史書裴子野父祖殊無令譽云自松之下無聞焉子野乃撰宋畧書沈約家世備有醜聲又云盱眙太守沈璞斬於建鄴市璞約之父也約見之乃削宋書子野見之亦削宋畧　按史通云裴幾原刪宋畧實有功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溥官詔顏峻討三山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柱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辭凡此諸文是皆不宜載者而載之史通　崔

浩諂事太武曲為邪説稱拓抜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紀魏事仍傳崔浩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史通

齊書類

梁蕭子顯撰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初江淹為齊志十沈約又為齊紀子顯自表於梁武帝別為此書作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然天文志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戸口祥瑞多載圖讖子顯表言素不載戸口且天文

復祕故不私載焉 館閣書目

初江淹為齊志約復著齊紀時吳均亦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武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史通

曽南豐南齊書目録序云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紀八志十一

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放也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梁書類

唐姚思廉撰梁武帝時沈約與周興嗣鮑行卿謝吳相承撰録已有百篇值後遭變淪沒何之元劉璠以所聞

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所作陳姚察有志修梁陳二史施功未周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史通 乃令子思廉續成之貞觀三年思廉受詔與魏徵同撰乃採謝氏諸家史删次為紀六列傳五十魏徵惟裁其總論云 書目

陳書類

陳史初有顧野王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紀即顧傳所條太建初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繁雜姚察就加

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絶筆至唐其子思廉撰成之史通凡三十六卷紀六列傳三十又南豐目録序云初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録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趣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高祖時思廉受詔為陳書久之不就太宗時詔論

撰於祕書內省貞觀十年始上之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後成其難如此然世之傳者亦少故學者罕詳其意祕府所收往往脫誤本朝嘉祐中始詔校讎板行天下

後魏書

北齊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

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還怨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討論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罪怨謗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書成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詔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史通　初收天保中奉詔搜撰五年表上悉焚崔浩李彪等舊書收黨齊毀魏褒貶肆情衆號為穢

史獨楊愔等助之故其書漸行文帝以其不實勅魏澹更作按唐志又有張太素魏書今收書記缺二卷傳缺二十二卷不全者三卷全缺二卷太宗紀則補以魏澹所作静帝紀則補以北史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覽列傳則益以北史高氏小史志則補以太素所撰澹及太素書今亡惟此紀志存書目

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夷之邦夫以敵國相與交兵結怨載諸移檄

用可致誣列諸信史難爲妄説史通　收修國史初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卿當作佳傳爾朱榮子納以金故減榮惡而增其善會要　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曰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梁紀　崔浩既誅大和後始有李彪崔鴻等書魏末山偉綦雋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紀一文宣時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史多諂諱不平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夙有怨者多

從其善黨北朝貶江左為島夷至謂晉元帝為金牛之子時人疾之號為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絶胤嗣死逢剖斲皆陰慝所致後隋文帝顏之推等别修唐貞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晁志

北齊書類

唐李百藥撰初天統間祖孝正述獻武起居名曰黄初傳天禄時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録惟紀行

師不載他事自武帝後史官楊休之杜臺卿祖宗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迄齊滅隋王邵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其序云二十卷今傳惟十六卷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卷至開皇中奉詔續撰增多齊三十八篇已上送史官藏之祕府唐貞觀初勑其子李百藥仍其舊錄雜採他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惟王李二家云史通百藥齊史凡諸帝廟號為百藥

避唐朝諱皆易其文議者非之書目八紀四十二列傳

後周書類

唐令狐德棻撰初周柳虬隋牛弘各嘗論次率多牴牾唐初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同加修纂歷年不就貞觀三年與岑文本崔仁師撰次為紀八傳四十二凡五十卷書目先是蘇綽東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録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各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

球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而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晁志

南北史類

南史唐李延壽撰初延壽父欲擬春秋編年刋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數與論撰追述先志起宋永初元年盡陳正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十卷 北史唐李延壽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謂之北史凡一百卷 書目二史

刪煩補缺過本史遠甚獨缺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傳於世兆志

先是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互相抵毀延壽父思所以改正事未成而卒延壽乃續父業謂之南史北史百八十篇詳於北而畧於南以唐承隋隋承周故也會要

司馬溫公曰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切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

其不作志書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没不見耳通鑑前例

通鑑外紀序云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辭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全劉恕　李延壽為南北史於北則前儒林於南則冠以循吏豈非所以禮義之邦為無足貴而夷虜之域當示之以激勸乎及劉知幾作史通數十篇譏評古今史氏絲髪無遺而獨於儒林次序了無所及又何邪

羣書考索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陳炳

羣書考索卷十五

宋　章如愚　撰

正史門

隋書類

隋史開皇仁壽時王邵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敘傳並缺其體煬帝世惟有王胄等所脩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貞觀中勑顏師古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并新撰周史並行於時

唐顏師古撰初武德閒命封德彞顏師古修隋史未就貞觀三年復詔魏徵撰房玄齡總之為五紀五十列傳惟十志未上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裒綴三十卷高宗時上之其志上總梁陳齊周之事書目 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别行俗呼為五代志史通 魏徵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淳風獨作晁氏

周齊梁陳隋書修撰總類

令狐德棻建元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周隋事多脫捐帝於是詔蕭瑀王敬業殷聞禮主魏封德彛顔師古主隋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主梁裴矩祖孝孫魏徵主齊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主陳陳叔達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修撰之原

目德棻發之書成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

唐史類

初五代晉宰相劉眗撰唐三百年間國史刪為紀二十志三十列傳百五十凡二百卷今謂之舊唐書本朝仁宗時詔歐陽修宋祁刪修史表志則歐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凡十有七年而成始慶歷五年迄嘉祐五年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百五十凡二百二十五卷今謂之新唐書凡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

三志四表書目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合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後唐書卷首其後又詔歐公看詳宋公所著列傳令刪修為一體公曰宋公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無改言行録初唐之興温大雅撰創業起居注自是房玄齡許敬宗等相次立編年體號為實録姚思廉又撰紀傳其後長孫無忌等因舊書以綴後事龍朔中許敬宗總諸史任所作記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

凡有毀譽多非實録其後有劉知幾徐堅吳競更撰唐史又修則天實録 史通 唐柳芳取編年法為唐歴四十卷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 起隋義寧元年盡大歴十三年 太中間崔龜從續之謂之續唐歴凡二十二卷 起大歴十三年止元和十五年 唐陳嶽用荀悅袁宏例為大唐統紀 起武德盡長慶 成一百卷皇朝陳彭年謂唐文物憲章可述獨缺編年之史乃次新書刪其繁文定為唐紀四十篇僅三十萬言 起高祖迄哀帝 皇朝

呂夏卿撰述新書義例且摘繁文闕誤號直筆新例皇朝吳縝摘舉歐陽修宋祁新書舛駁謬纇為二十門號新唐書糾謬其序曰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茍容

唐書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列傳則宋公祁主之帝紀編年則得於孫氏之南齊錄述姚崇十事則得於開元之遺史其贊

房杜則本於柳芳其贊邱王則本之吕温傳段秀實則得子厚之文集傳張廵許遠則得之於李翰韓愈傳甄逢甄濟則得之元稹李鄴相勉以忠義則得之杜牧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君子之節義也太宗拒魏徵之諫而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闕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外戚首雜傳以良吏次宦官之後以忠義次酷吏之後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高智周薛季昶王方翼之

功業而槩之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而槩之以文苑以吳溆之忠義而槩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槩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髙尚而槩之以方技是棄其大行而取其小節也此則舊史之失也　古之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盖通知本末則事實貫穿不牴牾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况夫唐之為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衆矣而紀志表則歐陽修主

之傳則宋祁主之天文律歴五行志則劉羲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則王景彞為之所主既異而不能通知其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彦等紀書降封縣公而傳乃郡公之類傳有誤而紀不見如傳叙天平節度止有四人而紀則七人之類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去取未明書法無凖如紀書薨而傳書卒者有之如宗室或書姓或不書姓者有之如中宗紀與前諸

帝不同諸帝亦自詳畧不同之類並糾謬豈非責任不專歟唐修晉書而令狐德棻之徒先為之定例則一史之内凡秉筆者皆遵用之今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較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去取未明書法無準一史之内而體異名殊豈非初無義例乎

僕固懷恩贊乃列於陳少游傳後馬存亮贊乃列於仇士良楊復光之後宰相莫不表世繫固也而于惟謙之相中宗鄭綮之相昭宗武𤍠方之相則天乃不登

載其亦有所缺悞歟　糾謬

劉元城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蔽也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書所以不及兩漢者其病正在此也而反以為工何哉

舊史得失以良吏次宦者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而繫之以文苑以吳溆之忠義而繫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繫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繫之以方技是棄大行

而取小節也循吏有功於民而無贊以揚之宦者灑掃之役反有贊以紀之獨孤之才行皇甫湜之文章皆不得見之於傳而僧神秀一行之徒道流王知遠吳筠之輩咸傳於方技咸傳於隱逸皆舊史之失也唐史發潛曰姚璹唐之佞臣諂事則天以取宰相舊史乃與狄仁傑同傳豈其然乎

新舊史更草舊史段秀實與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朱泚新史乃削去判官岐靈岳五

字夫姚令言乃涇原節度使與朱泚同反舊史乃謂令言之判官岐靈岳新史削去五字誤矣徐　舊史封德彝傳諫封諸王謂漢制惟皇子親兄弟封王其餘宗族疎遠非有大功如周郇滕漢賈澤皆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新史乃修曰其餘宗族疎遠者非有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皆不得茅土郇滕賈澤周漢侯因其言悞矣徐　韓文注云按代宗紀大歷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楊琳即子琳也詳見崔寧傳新

史昌裔傳云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按惠琳居靈夏叛在憲宗初年新史誤也韓文龍武統軍劉公昌裔墓誌

五代史類

舊梁唐晉漢周各有史宋開寶中盧多遜扈蒙等修五代史史成而褒貶失實仁宗命歐陽公修之其立例皆寓褒貶之意本紀十二家人傳八即后妃傳也梁臣傳三仕於梁朝也唐臣傳五仕於唐朝也晉漢周臣傳各一仕於晉漢周朝也死節死事傳各一守節忠義者也

一行傳一高尚者也唐六臣傳一背唐附梁者也義兒伶官宦者傳各一皆本其實者也雜傳十九皆歷事累朝無操守者也司天考二職方考一蓋天文地理志也世家十二時偏方割據者也又有十國年譜一四夷附録三皆諸國興亡四夷强盛之迹也凡七十四卷徐無黨注會要 歐陽修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者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夫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予述

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滅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稍添議者以為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稍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紀列精密則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哉 會要徐無黨注曰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五者則否又曰夷狄來不言朝不責其禮也不言貢不責其物也故書曰來又曰用兵無勝敗攻城無得失不書或書月或書日或書死或書殺或書滅或

書曆　歐陽公十國年譜序曰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問者又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故外而不書見其自絶於中國焉耳　歐

公五代本紀天文變異一辭不載雖曰具於司天考而
與行事了不相屬王蜀世家黄龍甘露麟鳳白雀之瑞
纖悉具紀觀公之論著自謂取法春秋夫豈不知春秋
書災異而不書祥瑞之意乎　紀傳所載時有不同梁
之殺崔嗣子于京師也紀以遣朱友謙而傳以為遣朱
友諒楊涉之相梁三仕三已而歲月所具紀載實異至
其末年之為相但書其罷而了不知其所入之歲月豈
史遺其入歟或誤書其罷歟唐明宗在位七年餘耳而

歐公之論贊乃以為十年其誤明矣此固纂誤之書所由作也　宋朝范質采舊史掇摭要言總而集之為通録六十五卷肇自開平迄于顯德

史通類

唐左史劉子玄名知幾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予兼而有之是用商確史篇區分類聚凡三十卷三千餘篇曰六家曰二體曰載言曰本紀曰世家曰列傳曰表歴曰書志曰論贊曰序列曰採

撰曰補注曰品藻曰直書曰曲筆曰鑒識曰模擬曰人
物曰覈才曰煩省曰紕繆曰史官建置曰古今正史曰
感古曰疑經曰漢書五行志錯誤并雜駁等篇　昔漢
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殿因名曰白虎通予在
史館而成此書亦名史通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
是知史通之稱其来久矣　自古帝王文籍其流有六
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
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班荀二體後来作者不出二途

故晉史有王虞王隱晉書虞預晉書而副以于記宋書有徐沈徐爰宋書沈約而分以裴畧裴子野宋畧諸史志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録何法盛曰説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之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於其編則有先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垂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紀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

范拾孟堅之遺王隱後来加以瑞異魏收晚進洪以釋老斯出乎胷臆者

論都邑氏族古物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宋南徐州記晉宫闕名於北則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盖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諜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録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盖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羡風土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

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

諸史論贊春秋左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之太史公旣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炳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曰史臣其列名雖殊其實一也夫論者所以辯惑釋疑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史論之類實萌於此尋其得失子長淡薄無味承

祚濡緩不切孟堅辭惟温雅尤善者有典誥之風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大抵華多於實理少於文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采習鑿齒時有可觀袁彦伯之務飾元言謝靈運之虚張高論高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唐修晉書遠棄史班近宗徐庾飾彼輕薄之句編為史籍之文史之有論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舜之

苗裔此則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班固賛曰萬石奮之為父謁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之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来賛語多録紀傳云言其有所異為加文飾而已馬遷叙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賛史之褒貶盖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叙歷然可悦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蕭

李南北史 蕭子顯李百藥 唐修晉書皆依范書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繁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至若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孔明不逮管蕭魏收稱朱爾提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

史例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準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據攝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

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録唯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于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鄧粲晉陽秋擅道鸞晉陽秋詞繁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名號之失吕陸二氏吕不韋陸賈名著一書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纇甚多而俱牓之以略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其所載皆非漢之

事子長史記别創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標書改書為志何氏中興何法盛晉中興書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

採撰失實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與七畧之詞此並當代雅言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百家諸子私存撰録如禹生啓伊尹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嫦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

不可殫論嵇康高士傳聚七國寓言𤣥晏帝王紀多采於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此至范曄增損東漢王喬鳬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樸子譏莫甚焉晉世雜書若語林世説幽明録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録潁川八龍世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皆信之博聞多矣

補注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二史發明先

義是曰傳宗旣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志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乃掇衆史異詞補前史之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削志存該博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陽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

陸澄所著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鈌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范曄之删後漢也簡而且周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　言語飾詞專對古之所重春秋載呂相絶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之事爭為馳說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閒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漢魏以降如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

曾何足云戰國已前皆可諷詠如鶉奔鸜鵒童子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辭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東節之士加以多聞博古者哉

敘事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晉宋殺青又二史之不若人之著述雖同是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麤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

最者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取蓋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丘明之紀事也當威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横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則其文闊畧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若荀悦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

序傳挼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

厥姓次顯名字自序發迹實始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序為傳至司馬遷又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始於此　雜述史氏流别其流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録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别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作書著述有雜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紀姚㝡後畧此之謂偏記者也人物洪多罕能周

悉則有獨舉所知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書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洪知已傳此之謂小録者也史有遺逸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譚新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小說僞言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崇朗語林孔思尚語録楊松玢談數此所謂瑣言者也郡國人物若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郡耆舊虞預會稽典録此之謂郡書者也髙門華冑紀其先烈若揚雄家牒商

敬世傳孫氏之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怪物異聞若祖台志怪于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志本國風物若盛洪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相中此之謂地理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黄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

名諱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其

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餽之魚因名曰鯉取於父為類若魯莊公與桓公同日生名之曰同也晉以僖侯廢司徒改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改為司城禮記正義

史官建置史之建官其來尚矣軒帝受命蒼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

之志內史掌書之命外史掌書使於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周制也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至諸侯列國各有史官如孔甲尹逸名重夏商戎夫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丘明授經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齊田文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趙秦澠池之會各命御史

書其年月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鄭公墨强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豈最優乎秦太史令胡毋敬作傳漢武置太史公位丞相上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兼掌歷象日月陰陽官數司馬遷没後之續史記事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列職未知史務於是太史之職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

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

史有三等史之為務厥途有三張善貶惡不避强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勤成鬱為不刋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髙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戎夫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知幾中宗時人修武后實録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許自以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篇四十一篇譏評古今徐堅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此書以在史館所著

者故名史通放漢白虎諸儒論經名曰白虎通又漢封司馬遷後為史通子兼取此意云　知幾論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世以為確論　知幾論史有三長自言曰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者如此本傳　張唐英發潛曰嘗求劉子之書而觀之則知子之用心亦勤矣馳騁古今發擿歷代史之失雖班馬壽曄皆為其輕重茲可尚矣至外篇惑經有未諭者十一條始亦疑孔子於春秋有所踈畧乃取春秋而審

之如趙盾以不討賊而被惡名許世子以不嘗藥見特
筆齊鄭之君以疾赴皆不免致疑於其間而不知赴告
策書各因其策書之所告而必削以正王法亦所以使
亂臣賊子懼也以此知劉子徒好辨而不知春秋史通
歷詆前史春秋聖經且疑其虛美者五未諭者十二其
自待不淺矣又嘗疑遷固之書有未備者乃欲於天文
之外復志人形藝文之外復志方言又欲撰都邑志於
輿服之上撰方物志於食貨之首撰氏族志於百官之

下甚至欲於表志之外取人主之制冊詔令羣臣之章奏移易而更立一書識者固已譏其贅矣尚敢輕詆乎

戰國策類

後漢髙誘注按劉向序云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向以戰國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除復重得三十二篇崇文編目稱十一篇缺編校史館書籍曽鞏求訪盡得其書然後三十三篇復備隋志向所録者三十四卷誘所注

者士二十一卷書目　漢稱為戰國策雜以長短之號而有蘇張縱横之說學者諱之置而不論也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龍納說之從容養淑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縠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類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為之說非此書指也鮑彪注戰國策序

曾子固序叙曰向叔此書

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與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五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

固異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此而已盖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自信而樂於說之易合於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便言戰之善而㪚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為世之大禍

明矣而俗猶莫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明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孟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此書之作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

事固不得而廢也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横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

戰國之時强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横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利横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　王覺

題戰國策

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録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二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 孫元忠記

歷代起居注類

漢武有禁中起居注自魏至晉職歸著作後魏始置起

居令史行幸宴會記錄帝言及賓客酬荅之語後别置

起居注一人北齊有起居省隋置舍人二人唐初隷門

下顯德中分屬兩省

群書考索卷十五

羣書考索卷十六

宋 章如愚 撰

正史門

通鑑類

初温公以載籍煩多人主不能徧覽乃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上之英宗命續其事治平中辟官屬編集前後漢則劉貢父自三國歷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 晁以道送王生之序李燾

通鑑序初祖禹修唐長編蓋六百卷今刪止八十卷公乃刪削冗長舉撮機要關國家興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一書凡一千一百六十二年計二百九十四卷神宗製序賜名資治通鑑命經筵進讀公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録三十卷參考羣書評其異同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公又患通鑑其書浩大難於領畧而目録第撮精要之語無復首尾晚乃著通鑑舉要八十卷又採戰國以来至周之

顯德凡諸國治亂集以為圖每年一行六十行為一重六重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離為五卷治平元年上之而今本六卷蓋自威烈二十二年上距共和元年增多四百三十有八年見威烈王二十二年實光晚年所修是為通鑑歷年圖館閣書目又自宋一天下接於熙寧著為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已來論纂成書為稽古録二十卷稽古録序

英宗治平中勑司馬光編集歷代君臣事跡仍命自選

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

神宗御製序神宗序畧云英考留神載籍萬幾之暇未嘗廢卷乃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迄於五代光之志以謂周道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為辭以服天下自威烈王陪臣執命韓魏趙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

之所由也詩言商鑒不逺在夏后之世故賜其名曰資
政通鑑以著朕志焉又曰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
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
福盛衰之本規摹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畧循吏之條教
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箴諫深切之義良
謂備焉
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
千五百卷諸生歴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

畧厭煩趨易行將泯絶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倣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敘黄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言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髙勲美徳褒贊流於萬世元凶宿奸貶絀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

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爲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䜿蒙辟眞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䜿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始知儒者可以法矣

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隋義寧三年便稱唐武德元年

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警戒談諧

有所補益者皆存之餘乃删去

又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天下傳祚後世子孫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今全用天子法臨統諸國其餘蜀魏吳宋齊梁陳後魏秦夏涼燕北齊後周五代諸國地醜德齊不能相一名號匹敵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國法至如玄德雖曰承漢然屬族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字亦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李昇自稱吳王恪後是非難明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晉元帝

范祖禹得司馬公書云

例為比溫公與劉道原書

陳瓘自言因讀通鑑然後知司馬文正公之相業也此書編年紀事先後有倫凡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迹若登乎喬嶽天宇澄清周顧四方悉來獻狀雖調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為典刑之總會矣胡文定公通鑑舉要補遺

通鑑之得文帝時鼂錯以賢良對策也而一辭不録武帝時董仲舒漢廷之對三策所陳首尾畧具葢溫公之

意以為文帝開賢良之科正欲聞切直之論而晁錯未免以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諛其君仲舒之辭正切直所以格君心而裨聖德者多矣其去取之意或者在此焉

姚崇十事之諫非不切直也通鑑則一言不録獨魏鄭公之諫疏與陸宣公之奏議紀之特詳切以唐史鄭公宣公列傳較之如信小人而疑君子之言從諫不逮往年之言皆不取諸傳而取諸諫録如遣使振撫之言內節財賦之言皆不取諸傳而取於奏議温公去取之

意豈不以崇以十事要君非忠愛也而魏陸拳拳之心今以其言皆可攷也故録之特詳歟　魯仲連却秦軍此談者之夸大耳故不書四皓之立太子乃立黨以制父耳故不載劇孟以俠顯而不録姚崇十事以要君而不紀

一先仁義二不求邊功三中官預事四罷邪封五請行佞倖法六塞貢獻七絶造寺觀八禮大臣九容諫臣十請書外戚之禍於史

魯肅以荊州借先主而曹操聞之墮筆其事皆不書於通鑑而於考異有焉

通鑑之失項羽垓下之敗不敢復還彭城而東走烏江正以灌嬰引兵定淮地下彭城已覆其國都矣温公雖載漢敗羽垓下而不載灌嬰下彭城之事豈亦有所遺乎漢自七國之變務抑諸侯獨嚴安上書武帝論州郡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是蓋有見於安危之端者而温公通鑑削而不載豈非有所缺乎劉昭以為嚴安慷慨發憤謂千里之職即古之强國慮非安本無窮之計其後漢家以中外殫微不降階序以

運天下

胡致堂管見謂田千秋甍二年不拜丞相是霍光少昭帝也楊敞甍踰月而拜蔡義是霍光不敢少宣帝也其言善矣然攷之百官表田千秋之後即拜王訢為相通鑑失於登載遂使致堂發此議耳年紀參異

王嘉上疏言元帝温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通鑑書都内錢而刋去下兩語豈温公以上為總結而下為分别而言之乎故總云都内錢四十萬萬耳殊不知都内官名也食貨志云

武帝募民田南夷入粟郡官而內受錢於都內都內掌天下之經費水衡少府掌天子之私藏嘉之所言謂經費私藏皆富耳劉先主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而溫公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使抑之不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昔諸葛亮稱玄德為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云耳溫公寛宥曹操謂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漢室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於孔明北伐亦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目叙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皇帝觀此則温公之失可見矣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距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此段見平準書而通鑑載於景帝後三年按平凖書云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年餘正謂武帝

漢帝紀年考異　漢之薛包茅容等舊史止附别傳通鑑具載事迹不可謂不廣記而淮南王太

史公皆稱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而公乃不載歷代文苑隱逸傳直十削去七八會要前例並存

外記皇朝劉恕撰司馬光受詔修通鑑恕辟置史局嘗謂司馬遷史記始於黄帝包羲神農缺而不録光為歷代書而不及書威烈之前以包羲至末命三晉為諸侯可為前紀宋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為後紀將俟書成有請於光及恕病廢絶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

書目

劉道原作外紀網羅考摭詳矣獨惜其博焉而

未粹擇焉而未精包犧以来黄帝以前詭異不經之説往往畢載而史記所録西伯尚父陰謀修德以傾商之事亦復兼採至於論十六相之未舉四凶之未去始堯知舜於側微天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使民臣仰其功業是以唐太宗用李勣之微術曽謂聖人亦出此哉又論夏禹攝政虞舜南廵往而不反欲兆庶專意戴禹而遠邇無傒望之意也此豈足以語聖人事乎其論傅説也謂其出於胥靡之中一旦舉用衆必駭懼故高宗

託諸夢寐以服羣臣耳其論命也謂命以杜无妄之求
中人安於擯棄俟時而不競盖聖人以此籠羣愚而息
爭端也若此之類盖不一也識者當自能辨其當否

雜史類

通歷唐馬總撰起天皇氏總以史籍繁蕪故上索三墳
中稽五典迄于隋季為十卷今存目十一卷起唐高祖
者即孫光憲也光憲皇朝人館閣書目云孫光憲作續
通歷十卷今附於通歷後者唯五卷爾通歷一書大抵

簡畧首紀三皇尤詭誕不經與司馬正補史記所言無
異隨事閒有論著謂文帝庶幾於王道而景帝之擬周
成康則有慙德謂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而世以比光
武非其倫也斯言當矣
帝王世紀晉正始初皇甫謐撰以漢紀殘缺始博按經
傳傍觀百家著帝王世紀并年歷合十二篇起太昊帝
包羲氏迄漢獻帝
蕭潁士編年蕭潁士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

而司馬遷作史記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帝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黜陳閏隋以唐武德承梁大德皆自論斷諸儒不與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撰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著義例使光明云

編年通譜慶歷七年六月九日參知政事宋庠上之取十七代史并百家雜說凡正偽年號成一書詔送史館

歷代紀要開寶五年四月參知政事劉熙古上五十卷
蘇子由古史蘇轍作因司馬遷史記上觀詩書下考春
秋及秦漢雜録記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
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書目太史公始易編
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
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漢景武之間
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宫世能讀之
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

際諸子辯士各有著書或增古書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以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古史序

史記無三皇本紀而古史則增之史記列孔子於世家而古史則黜之傳　史記無柳下惠曹子臧吳季札晉范文子晉叔向鄭子產傳而古史則有之

編年通載皇朝熙寧章衡撰始自唐虞至於治平四年曰編年通載大率編年之例首國號廟謚以表元繫日

月以記事其書正統之君以至公大義而得天下者堯舜夏商周漢唐宋是也其書或詐或弃衰亂而得天下者秦晉隋五代之梁後唐晉漢周是也其書弃時並起兩立而爭天下者魏蜀吳東晉後魏宋齊梁陳後周是也其書呂后稱制之年繫之少帝黜則天擅政之歲列之中宗者懼後世改元據位僭偽假真以失正也其書后妃世子宗室之廢立者懼後世登庶黜冢徇愛滅公而失順也其書將相大臣之善惡者懼後世之惡直醜

正詭詖擅權而失任也其書奸雄簒奪之興亡者懼後世貸刑拂教稔禍敗亂而失守也其書夷狄君長之逆順者懼後世持安危窮凶起難而失備也至如志災異以示戒去符瑞以防怠明卒葬以正終始皆所以權衡褒貶會成史法以便觀採焉通載序

竹書按隋經籍志晉太康中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帝命荀氏朂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怪妄其紀年用夏正載三代事不及他國時紀晉魏

事終哀王蓋魏之史記也此本止有第四第六及雜事
三卷下皆標云荀氏敘録一紀年一紀令應二雜事悉
皆殘缺崇文總目不著録書目　按杜預左傳後序曰
其紀年篇起自夏商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別國也惟特
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之十一
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編年相次
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
記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惟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

之常也　按劉知幾史通云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啓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

東殿新書許敬宗李義府奉詔於武德内殿修撰其書自史記至晉書刪其繁辭龍朔元年撰高宗製序

古史穆天子傳册府元龜云周穆王内史作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得於汲冢唐經籍志云郭璞撰六卷未知孰是

史記譙周古文考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司馬彪復以周爲未盡善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云

史記至言唐褚無量撰史記至言二十篇明皇時

西漢書前史精要皇祐三年十月癸未詔丁度等前後漢書節義令撰序及名度請名曰兩漢簡徽詔以前史

精要為名

西漢荀悅漢紀漢獻帝以班固書文繁難省乃詔悅依左氏傳删為漢紀三十篇五年乃就其言簡要史通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稱論者乃悅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也館閣書目

或問荀悅文中子曰史乎史乎袁宏曰荀悅才智經綸是為嘉史司馬温公通鑑考異云荀紀無漢書外事竊嘗攷之殆不然也漢書汲黯傳載帝問黯曰吾欲云云

注以爲史畧其辭而悅紀載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十字趙后之立諫者固多而王仁之䟽班氏所不載今存于紀者首尾具在則其旁搜博采有補於漢史者多矣又其去取之間間亦有意如孝元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此班固本文也而悅則述其上兩語而孝宣之業衰焉一詞則削而不録其意深矣其他紀載差誤固亦不少後元之歲乙巳乃載於丙午之後中元二年建元四年未更正朔也而冬十月皆

載於歲之末西漢有諫大夫之職而未有諫議大夫也而悅紀載蕭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又貢禹至拜為諫議大夫或習見東都之制而誤書乎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史通

荀悅既删畧班史勒成漢紀而班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冀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皇甫湜謂荀氏為漢紀强欲復古為編年然其善語

嘉言細事詳説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其論裴子野宋畧亦然

天作長歷柳璞作長歷斷自漢武紀年為編年以大政侵叛戰伐著之門位附見其左

袁宏後漢紀宏見漢時傅教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成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時為東陽太守宏撰後漢紀三十卷傳於世

晉袁宏撰并序宏以後漢書煩穢因撰後漢紀又以謝

承華嶠諸書錯謬同異唯張璠言漢末之事差詳故採而益之

荀悅作前漢紀在班固之後袁宏作後漢紀在范曄之前（宏在晉末為一時文宗性強直雖桓溫禮遇每不阿屈　晁志）

荀袁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故其辭縱橫放肆反覆辯達明白條暢既啓告當代而垂訓無窮其為書卓矣（王鍾）

復序

衷紀之失固亦不少薛包安帝時人也乃載於章帝紀順帝之元無所謂元嘉而衷紀順帝之末歲乃以元嘉紀號司馬公固嘗駁其失也其有補於漢事者亦間有之鄭洪諫答烏孫之議并言竇憲之惡今於衷紀有考馬而范史未之聞也

司馬彪續漢書司馬彪以漢迄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

順以降亡缺者多乃討論衆書掇其所聞起世祖終孝獻編年二百録世十二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元嘉漢記漢桓帝元嘉中詔伏無忌與黄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東觀漢記漢自明帝以後撰光武帝紀及表志列傳載記皆每朝旋修至靈帝時已成百二十七卷雖未終一代之事且見逐時不闕修述今東觀漢記是也

王隱晉史晉王隱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晉事未就而卒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講究大興初召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後更嫉隱隱以謗免黜歸於家依征西將軍庾亮亮供其紙筆乃得成書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其父所撰文體混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于寶晉紀中興草創未建史官王導上疏宜備史官勅著作佐郎于寶著晉書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三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咸稱良史

徐廣晉紀廣撰成國史成晉紀四十六卷

修文殿御覽北齊後主置上林館以中書侍郎杜德林黄門侍郎顔之推判館事文命共撰修文殿御覽

唐春秋吴兢在長安景龍間撰唐春秋詔兢就集賢院論次兢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稍踈惧人病其太簡

韋述唐春秋韋述性嗜書撰唐春秋三十卷

韋述續七志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祕書續七志

韋述六典先是詔修六典徐堅造意歷年未有所述始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文為例一篇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

唐六典開元十年起居舍人徐堅被詔修六典於集賢

院明皇手寫六條曰理教禮政刑事張説知院委徐堅
開元二十六年書成先是詔修六典徐堅命意歲餘未
成及肅宗引韋述撰定始以令式摹周六官規制遂定
柳芳唐歷肅宗詔芳與韋述綴緝吳兢所次國史叙天
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又倣編年為唐歷四十篇
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為諸儒譏訕
高氏小史唐藝文志高峻初六十卷子迥釐正之峻元
和中人凡一百卷

建隆重編唐會要建隆二年正月乙未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王溥等進編唐會要一百卷文簡理備太祖嘉之此書德宗時蘇冕始撰四十卷至武宗時崔鉉又續四十卷至是溥又采宣宗以後故事勒成之詔藏於史閣賜物有差

諸家唐書

温大雅創業起居注　房玄齡許敬宗撰實録

姚思廉撰紀傳　長孫無忌令狐德棻綴舊史

許敬宗撰高宗紀傳　李仁實撰敬宗諸傳

牛鳳撰唐書　劉子玄吳兢等更撰唐書

劉吳徐更定則天實録

唐武德間温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相次立編年體號為實録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年顯慶元年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楊士卿等因其舊書綴以事復為五十卷龍朔中敬宗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始高宗本紀及

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録其後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長壽中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洪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然以鳳及之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敘事則參差倒錯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舊典殘缺殆盡長安中劉子元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重定則天實録總為三十

卷

新史糾繆哲宗時吳鎮進唐新史糾繆凡二十條或云哲宗時乃紹興間可更攷

唐起居注起居郎掌録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便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而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中以給事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録於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

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髙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唯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長壽中仗下後宰相自録軍國政要為時政記則天時姚璹請宰相自撰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遜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制勑稍稍筆削以補國史之闕開元初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郎舍

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入閤日起居郎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楊嗣復開成中為相請延英對宰相語闗道徳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記録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乃止裴休大中六年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畧他議事有所闕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館詔可

太宗欲觀起居注朱子奢太宗時為諫議大夫弘文館

學士帝嘗詔起居紀錄滅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

子奢曰陛下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臣

之禍可懼也史臣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可聞乎

隋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書

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

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

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

以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録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内史所記王之副也

唐貞觀政要呉兢神龍中撰采摭太宗朝政事之要隨事載録以備勸戒合四十篇上之

唐贊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鋭意於治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飾號為清明于時因政要思魏鄭公賢詔訪其後

唐太宗政要李延壽嘗撰太宗政要詞露中高宗覩之咨美直筆藏副秘閣

呉兢武后實録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録敘張昌宗誘張説誣證魏元忠事説為相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之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説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録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唐時政記武后時姚璹進言永徽後左右史惟對仗承

吉仗下謀議不得聞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四十卷以授史官從之

韋述開元譜述好譜學更撰開元譜二十篇

順宗實録韓愈為順宗實録其間載李吉甫事似不少假借德裕當國怏怏有不平之意請更之者屢矣其後卒竄定無全篇

憲宗前代君臣事跡憲宗見太宗撰金鑑録帝範明皇

撰開元訓戒採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漢晏子春秋新序説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

君臣道合　辨邪正　戒權倖

戒微行　任賢臣　納忠諫

謹征伐　謹刑法　去奢泰

崇節儉　奬忠直　修德政

簡畋獵　録勲賢

憲宗連屏憲宗詔李絳與崔羣錢徽韋洪景白居易等撰次君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右

穆宗政記會要長慶元年四月修聖政記中書門下奏國朝舊制每正朝奏事史官載筆於玉階之下議論政事悉得書之永徽後仗下便散宰臣謀議莫得聞長壽二年姚璹請撰時政記此事久廢史官不復得聞唯寫誥詞記除授而已伏望臣等每坐日所有謀議事關政體者便日撰録足為聖政記至歲末則付史官永為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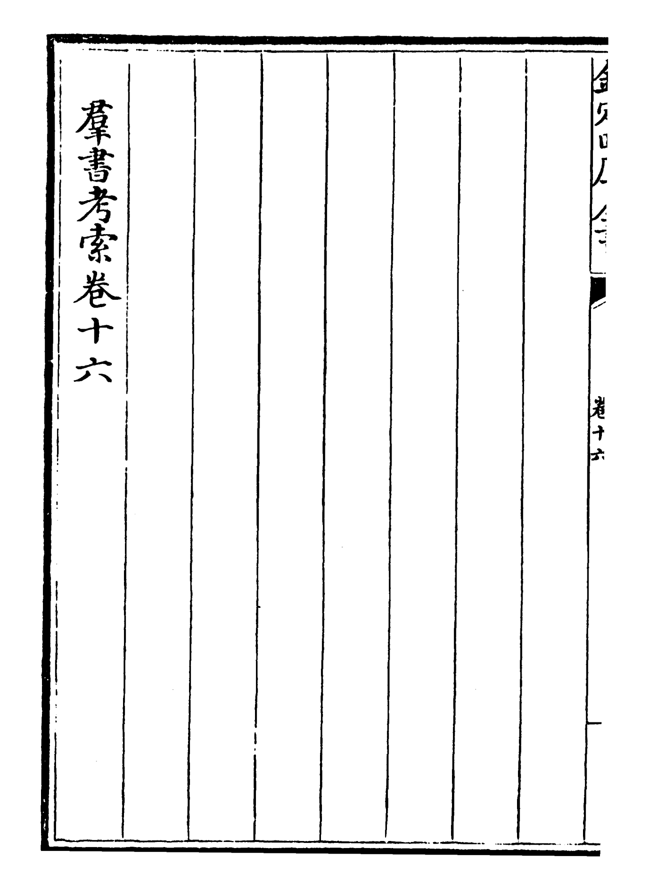
式從之

唐實録唐貞觀中房玄齡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録各二十卷永徽初史官太尉無忌等修貞觀實録上之顯慶中許敬宗等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録至二十卷添成一百卷高宗以敬宗所記多非實録謂劉仁軌等曰先朝躬擐甲冑親履兵鋒削平區宇數年之間四海清晏方始歸功上帝臨御下人眆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採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洪

勲戚使備至如先朝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庶敬宗
仍移向尉遲敬德内又嘗幸温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
俱前忽然雲霧晝昏部伍錯亂先聖恐枉法者多待其
既整然後臨觀顧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事此之錯失
於法不輕我見必須行法我之不出乃為良也乃移魏
徵傳稱是徵之諫語此既乖於實録何以垂之後昆哉
開元中史官劉子元吳兢撰唐睿宗實録二十卷則天
實録三十卷中宗實録二十卷

韓愈撰順宗實録愈書禁中事切直閹宦不喜訾其非實在文宗時詔開正摘去元和永貞間事

五代會要王溥又采梁開平至顯德事跡為五代會要三十卷獻之



羣書考索卷十六